

秦直道两三问题谈

□ 吴长川

秦直道,作为秦始皇维护统治的三大措施之一,在秦朝短暂历史中有着其独有的作用和影响。随着近年考古工作的开展,有关秦直道的考古遗迹不断被发现。而在目前的学术界中,对于秦直道的某些细节问题还存在不同的观点。在此笔者希望通过对文献、考古资料的综合分析,对那些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详细论证,进而形成自己的观点。

一、秦直道修建的时间和路线

在历史文献中,关于“秦直道”的记载仅在《史记》中出现,且记载得比较简略。因此学者们对秦直道的修成时间存在争议。一般认为秦直道始建于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终于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历时两年之久,这种看法略显欠妥。秦直道的记载除了出现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在《史记·蒙恬列传》、《史记·李斯列传》也曾出现。《史记·蒙恬列传》中言道:“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湮谷,千八百里。道未就。”^[1]证实了直道在始皇之时并未完全修成。而在《史记·李斯列传》中是这样记载秦直道的:“又作阿房之宫,治直道、驰道,赋敛愈重,戍徭无已”^[2]。这里的“治”当为修建之意,由此可见在二世即位之时直道仍在修建之中。因此可以确定秦直道的修建始于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在始皇死时(前209年)尚未完成,二世即位后继续直道的修建,所以直道的最终完成当在二世即位之后。对于张多勇先生提出的秦直道修筑时间约五年之久的观点^[3],笔者认为缺乏有力的证据,难以证实。

对于秦直道路线的文献记载只在《史记·蒙恬列传》中记载过,言道:“始皇欲游天下,道九

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湮谷,千百里。”这也仅言明了秦直道的起点在甘泉(今陕西淳化县北部铁王乡武帝村一带),终点位于秦九原郡(今内蒙包头西南),这一点得到当今学者的认同。但对于秦直道具体路线却存在很大分歧,目前主要有下面两种观点:一种是史念海先生提出的,他认为秦直道由秦林光宫(汉甘泉宫,在今淳化县北梁武帝村)起,沿子午岭主脉北行,经位于今旬邑县境的石门关、雕岭关,黄陵县的艾篙店,陕、甘两省交界的五里墩、兴隆关(今沮源关)、午亭子,再稍偏西北行,过甘肃华池县东的间水坡岭、黄草腰现、麻子腰观、老爷岭、铁角城,又直北至今定边县,然后折向东北,经今内蒙乌审旗侧,伊金霍洛旗南红庆河旁,东胜县西南90里的海子湾,到达黄河南岸昭君坟附近,即今包头市西南,渡过黄河就是秦九原郡治地^[4]。第一次详细地描述出了秦直道的行径路线,这个路线在学界被称为西线。另一种观点是由靳之林、王开等提出的东线观点,他们认为秦直道由秦林光宫开始,经旬邑、黄陵、富县、甘泉、志丹、安塞一直向北延伸,直达内蒙古包头市西^[5]。上述



秦直道遗迹现貌

两种观点的争论促进了今天秦直道的研究,特别是对于秦直道起、终点的论证起到积极作用,但是具体路线还未能确立。笔者认为目前单单依靠文献资料来研究秦直道的具体行由路线是不够的,还必须借助现今考古资料,通过文献与考古资料的结合来探讨秦直道路线。

首先从考古资料来说。随着近年来考古工作的迅速发展,在旬邑、富县、甘泉、榆林等地相继发现了秦直道遗迹。2005年秦直道研究课题小组与旬邑县博物馆利用10天时间对旬邑境内的秦直道进行了详细的考察,最终确定旬邑县境内的秦直道路线:从淳化、耀县、旬邑三地交界的箭杆梁下盘头坡,过姜姬河、上大草沟梁高地,绕梁直到石门关石门处下坡,至今旬耀路下3米处,台地,转弯经石门村,上今石门山森林公园毓秀塔东边山路,沿子午岭主脉从前陡坡、卧牛石、后陡坡、老爷庙、大店,蜿蜒至枫树梁北端的大店村。从大店下坡到马栏岔沟过马栏河,直从马栏革命旧址窑洞处上坡,经杨家胡同,过甘肃正宁县刘家店林场南边台地转弯直上子午岭山脊,经黑麻弯,沿子午岭至雕灵关。从雕灵关东南300米处转向直北越过305省道(铜川至甘肃正宁的公路),慢坡下山离开子午岭主脉到旬邑县南寺,从石底子水库西边进东沟上子午岭支脉,下山进入黄陵县上畛子,全长约90公里^[6]。2005年7月,甘泉县文物工作者在甘泉县桥镇乡安家沟村发现了一处秦汉建筑遗址,发现者认为该建筑遗址应为秦直道洛河渡桥的保护和管理机构所在地,并同时兼有驿站的作用^[7]。2005年7月,王富春通过自己的实地调查,初步认定出榆林境内的秦直道路线:由延安市的安塞县镰刀湾乡宋家坡村进入靖边县的小河乡郑石湾村,向北经柳湾村、石饰则村,进入龙洲乡的老庄村西,经坪庄村进入沙漠地区,再经高家沟乡的常塔村东,再经杨桥畔镇西的贾家沟村西,再经草沟村西进入横山县境内,经塔湾镇的清河村东,经庞庄到赵石畔镇的水掌村,穿越秦长城,到英塌村,穿过横山镇的张家沟村、曹家畔村,再经雷龙湾乡酒房沟村东,沙赤村西,再经榆阳区红石桥乡的肖家筛村西北的柳卜台村,经闹牛海子村西,再经巴拉素镇的白家海则村西,经大旭吕村东,北上再经



秦直道遗迹

小纪汗乡大海子村东,最后进入马合乡,经杨家滩村西,从达拉石村东邱二小宅西侧入内蒙古境,穿过乌审旗黄陶鲁盖乡黄陶鲁盖村,斜东北向达红庆河^[8]。2009年3月至7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直道考古队对富县的秦直道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此次发掘中发现秦汉时期的宫殿、兵站、关隘、烽燧等遗址及墓葬百余处,出土了大量建筑材料、陶器、铜器、铁器及兵器等遗物,首次确定道路的绝对年代^[9]。

其次从文献资料来看。历史文献中对于秦直道的记载不仅数量少,而且陈述的内容也比较笼统。最早记载秦直道的文献是《史记》,但也仅记载了直道的起点、终点及长度。之后能见到关于秦直道的记载就是唐代文献:一个是元和年间李吉甫撰著的《元和郡县志》,在卷三《关内道宁州襄乐县》中言道:“秦故道,在县东八十里子午山。始皇三十二年,向九原,抵云阳,即此道也。”另一个是李泰主编的《括地志》,但由于该书早已佚失,目前我们也只能从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征引中看到《括地志》关于秦直道的记载:“秦故道在庆州华池县西四十五里子午山上,自九原至云阳,千百里。”^[10]这里的华池县当为今甘肃省华池县的东华池镇。因此目前关于秦直道经由路线的文献仅为唐代著作,与秦朝相隔甚远,其可信性值得考虑,因此《元和郡县志》和《括地志》中关于秦直道行径路线的记载不能作为考证秦直道路线的有力证据。相反这两条记载的秦直道当为秦朝时期的西行驰道。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了秦始皇西巡路线图:“二十七年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可见秦始皇这次出巡到达过陇西、大盘山、北地、回中等地,这基本上与《元和郡县志》和《括地志》中秦直道的记载吻合。

因此笔者大胆推测《元和郡县志》和《括地志》中的秦直道当为秦始皇修建的西巡驰道。

通过对考古与文献资料的分析,秦直道路线当是这样的:从秦林光宫(今淳化县梁武帝村)出发,经黄陵、富县、甘泉、安塞、靖边、横山、乌审旗等地,最终到达九原郡所地(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南)。

二、秦直道的附属设施

秦直道在其修建之初,注定是一个耗资巨大的工程,因此必存在大量的附属设施,才会有二世之时“治直道”之举。历史文献中难以寻找到秦直道附属设施的记载,因此我们只能从考古资料中去寻找秦直道的附属设施。

关卡 在现今的考古资料中,关卡的考古遗迹仅有两处。一处是富县秦直道遗址中发现了一处建筑遗址,考古工作者推断为秦直道上规模最高的关卡^[11]。另一处是旬邑马栏河的沟口上枫树梁的梁坡上发现两个山丘,被学者推断为驿卡,即兼关卡和驿站的双重性质^[12]。在秦朝,关卡作用主要是检查过往人员的证件。众所周知秦朝户籍管理制度十分严格,法律规定出游之人必须持符,否则将“居县贓一甲,卒岁,责之”^[13]。

驿站 秦直道遗址的附属设施——驿站在今天考古资料中也发现了两处:一处即为上文所说旬邑大店村发现的建筑遗址,被学者推断为秦直道从马栏至石门关之间的驿站遗址^[14];另一处是甘泉县桥镇乡安家沟村发现的建筑遗址,被发掘者推断为具有驿站作用^[15]。秦朝时期驿站的作用是为传递始皇诏令和军事情报的人提供食宿、

换马匹场所。

烽燧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烽燧最早出现在西周末年的幽王时代,它的主要功能是为了传递信息和报警的作用。今天的秦直道考古资料中我们仅能在旬邑县内秦直道路线上找到烽燧遗迹。笔者觉得这并不符合秦朝当时的实际情况,秦朝统一六国后,对匈奴作战成为当时主要的军事任务,因此沿秦直道路线而建的烽燧数量应该不是目前发现的两处。

三、秦直道作用

秦直道自从修筑开始之时,就开始发挥其作用,秦亡后其作用依旧存在。今天诸多学者对秦直道的作用进行阐述,但多综合来论述,对秦朝时期的作用所述不多。在此笔者希望借助历史、考古资料,从军事、政治、经济三方面来论述秦朝时期秦直道的作用。

军事方面 对于秦直道的军事作用,学者们做了一定的论述。有的学者认为秦直道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国防工程^[16];有的学者提出了秦直道在防御匈奴族和北方少数民族奴隶主入侵中具有很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17]。笔者认为秦直道的军事作用在秦朝时主要表现为军事物资运输和情报传递的快捷性。原因有二:一是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对其统治威胁最大的就是北方的匈奴贵族,而在防御匈奴入侵的措施上,秦始皇采取了修筑长城、大军防守。一旦北边出现危险时,秦始皇需要第一时间要了解前方战况,这也是修建秦直道的最初目的。而今天在秦直道遗迹附近发现的驿站、烽燧遗址证实秦直道此项作用。二是在今天秦直道的考古工作中发现了大量的车辙痕迹。尤其是在富县的秦直道遗址中发现成组或对称的车距,间距有1.1米、1.3米和1.5米三种,而在秦朝车距六尺,按照唐兰先生所说秦初标准尺长23厘米,六尺即为138厘米,由此可见秦直道上有运输军事物资的车辆通行。

政治方面 对于秦直道的政治作用,早有学者对其进行了阐述,如朱绍侯先生认为秦直道是巩固统一的措施之一^[18]。司马迁在《史记》言道:直道的修建是为了满足秦始皇“游天下”的目的。笔者认为此说法欠妥。对于秦始皇这样一个雄才



秦直道遗迹发掘现场

伟略的政治家来说,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修建直道仅仅是用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显然是不恰当的。况且秦始皇巡游天下的目的是为了统一思想,检查统一措施的施行情况,对六国旧贵族的震慑。这一点在《史记·秦始皇本纪》得到证实,太史公言道:“匡饬异俗,陵水经地,忧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辞。方伯分职,诸侯经易。举措必当,莫不如画。皇帝之明,临察四方。”^[19]

经济方面,众所周知秦直道的起点位于关中地区,终点在蒙古高原地区,它的修建加强了两个地区的联系。秦朝时期的关中地区是个农业发达的地区,为秦朝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九原郡,是在秦朝对匈奴作战胜利后设置的,农业发展缓慢。为了促进河套地区农业的发展,在始皇36年(公元前211年)向榆中、北河地区移民3万户。此次移民不仅为河套地区带去了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更带去先进生产技术。这一点也在今天的考古资料中得到了证实:1975年在奈曼旗善宝营子古城遗址中曾出土过两件秦陶量,器身断续保存着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印文;在赤峰县三眼公社出土的秦铁权,器身通身铸造阳文二十六年诏书;在四家子公社老虎山大队小八盖子村先后出土完整的秦铁权、秦半两小圆钱等^[20]。在秦直道遗迹的沿途也出土了大量的秦朝遗物,如在2009年陕西富县秦直道考古发掘中出土的秦代绳纹筒瓦、板瓦等,两处路面上出土的铜镞和铜币。

四、结 语

秦直道从公元前212年开始修建之时,在维护秦朝统治,促进边疆经济发展,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等方面秦直道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随着近年来秦直道考古工作的开展,关于秦直道之前存在的争论性问题也在得到逐步解决。笔者希

望通过本文的撰写,来引发大家对秦直道的关注,为今后秦直道的研究提供更广阔的思路。

[1][2][10][19]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3] 张多勇《秦直道研究综论》,《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4] 史念海《秦始皇直道遗迹探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5年第3期。

[5] 《光明日报》1984年8月19日第2版,《为摸清秦代另一巨大的国防工程古迹,画家靳之林徒步三千里考察秦始皇直道》。

[6][12][14] 国家文物局秦直道研究课题组张在明、张永超、王谦、何一平、王锐锋《旬邑县秦直道遗址考察报告》,《文博》2006年第3期。

[7] 王勇刚、崔风光、李延丽《陕西秦直道甘泉段发现秦汉建筑遗址》,《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4期。

[8] 王富春《榆林境内秦直道调查》,《文博》2005年第3期。

[9] <http://www.wenwu.gov.cn/ShowArticle.aspx?ArticleID=8312>

[11] <http://www.wenwu.gov.cn/ShowArticle.aspx?ArticleID=8312>

[13] 张守中《睡虎地秦简文字编》,文物出版社,2003年。

[16] 吴宏岐《秦直道及历史意义》,《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0年第3期。

[17] 李仲立《秦直道新论》,《西北史地》1997年第4期。

[18] 朱绍侯《中国古代史》,福建:福建出版社,2004年。

[20] 项春松《昭马达盟燕长城遗址调查报告》,《中国长城遗址调查报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

(作者工作单位: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计算机系)